

傻瓜懺情書 ◎ 彤 煒

瀛苑副刊

你總是說，單純的幸福容易獲得。閒散漫步於午后的人行紅磚道上，享受陽光自葉隙間透下的暖意和光亮，是一種幸福；乘上公車，挨坐窗邊，放任街景在眼眸中閃成一幅幅印象派畫作，也是幸福。所以，兩人的雖隔雲泥而無法如膠似漆，但能透過話筒感受一線千里的情意，自然也是幸福。我笑你傻得可以。

你在電話中告訴我，今晚要去劇場電影。一年一度的金馬外片觀摩展，可是歲末的嘉年華會，雖然票很難買，但我們總要不能錯過地掏盡荷包去熱情參與。然而我已經看過那部片子的，所以極力向你推薦：去看，去看啊！那真是部詩一般的電影。儘管心中點滴著小小的委屈和遺憾，不能和你一起。唉！早知離別如此苦，相交何必這般深？

沒有告訴你的，是同一天夜裡同一時間，在同一家戲院的另一廳，小妹早為我買了另一場電影的票。雖然不能與你比鄰而坐，但想到將在不同空間裡同時做著你我都不那樣喜歡的事，便讓我的心，泛起了千江共一月般的幸福感。這樣也好，我們相處交往，總在剎那間不自覺地超過尋常禮節，太濃難繼，且恐失前情，像今天這樣雖咫尺難渡，但莫言水淺難成藕，暗裡絲長人不知啊！

總是翻雲覆雨手的捉弄，你我聚少離多，要見上一面都難。我又很忙，真的好抱歉，實在太忙，忙著遊戲人生。你撥電話來時，開頭第一句，就要問：妳現在的忙嗎？在忙什麼呢？然後關心我的聽的音樂、讀的書、寫的稿子、一天中認識的人，發現的事情。在收穫之前，還不忘詢問：妳待會兒要幹嘛？

如雨點般淅瀝瀝的問題常惹得我嫌你囉唆。「我要去愛一個不像你這麼好奇的男生。」我說，「他們在愛上妳之後，也會變得和我一樣的。」你應。和我在一起實在太沒安全感，你說，一連串的問題，其實只是想知道，這個自己牽掛的女孩在做些什麼，雖然看不到，聽不見了，但卻能感覺到她，更真真確確地了解她。如果，如果剛好可以與伊聆聽同一張CD，為同一段文字所感動，或在同一秒向全世界道晚安，那麼就好像她一直在身邊，不曾稍離。

知道你用這樣深的癡愚，一個人，與我共度了無數甜美的時光，我真給震驚得嚇呆了，卻還是得以裝模作樣的矜持，罵你傻瓜，真是傻瓜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我今晚的行徑，會不會又要笑我，笑我也是傻瓜。

因為知道你的習慣，所以想碰碰運氣，我特地提早了一個小時抵達戲院附近，猜想你或許會到書店逛逛，或在街上閒晃時，我可以遞給你一個「這麼巧啊！」的微笑，以及，一貫維持的淡淡問候。我保證，我絕不會輕易洩漏，眼神中不該有的關懷與愛意。我們可以，就只是，在路上遇見了啊！

可是我慙啊慙，把時光踱成一個個越來越小的圓，與華裳寶飾擦肩，與喧嘩煩擾錯身，到你偏愛的某些店家徘徊，到你可能會現身的書架前瀏覽，幾次匆匆回首，以為是你，才明白是自己的海市蜃樓。

我的電影在樓下就要開演了。我們還是沒有，剛好，遇見。步上電扶梯，我在樓層間緩緩下降，特殊設計的電扶梯有著透明的底座。就一刻鐘，我憂傷的期盼，讓我覺得自己彷彿是那以尾換得人身，卻終要化為泡沫的美人魚一般，沉入無語的深海裡。

還沒著地，忽然想到，會不會，有沒有可能，如果，在我

下樓時，你就正好自另一端上了樓呢？只怕緣慳一面的念頭一現，我竟急轉身穿過人群跑了上去。你，當然不在。我想到的是多麼通俗的連續劇情節啊！

然而，不可否認地，有時我們的生活的確好似一齣肥皂劇，或更甚於小說。正因為如此，現實才顯得殘忍而無常吧？也正因為如此，我才會對你寬宏的愛這麼膽怯，這麼沒有把握。此去要知燈是火，向來空指雁為羹，我只怕交深則望深，望深則怨深。如果人生僅止於閱讀和觀想，是否比較美好呢？

氣象預報員說，明日將有冬陽和煦，時有陣雨，級數有別。風會將海面在南湧成大浪，在北湧成小浪，隨波浮沈的漁船要小心哪！就能滿載而歸。我想，我所追尋，等待，卻又眼睜睜讓它溜過的，就是這種幸福。我總是說，單純的幸福容易錯失。如果你知道的話，會不會笑我傻呢？